

2312



兴文县文史资料

第三辑

政协四川省兴文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编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

兴 文 县
文 史 资 料 选 辑
第 三 辑

政协四川省兴文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

编辑：邵光海

审稿：罗少源

校对：杨重声

兴文县文史资料 第三辑

(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)

编辑：

政协四川省兴文县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印刷：兴文县古宋印刷厂

才从竹海出
又进石林牛
清心复洁身
信念贯始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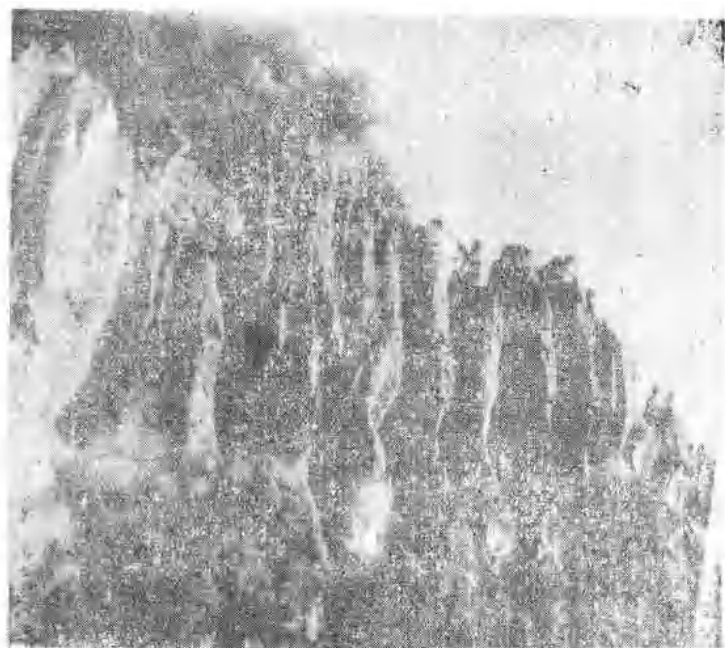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五五年
五月

人間一絕系天下
大奇少觀鬼斧神
工造凡人豈可摹

題興文石林陳野華



兴文石海洞乡
迎宾石



兴文石海洞乡
修女祷告

目 录

一、记“同盟会员赵铁桥的革命功绩”	1
二、红军长征过建武	6
三、从一首无题失名诗的探讨谈谈 一九三五年家乡地下党的活动情况	14
四、兰次先（张剑横）革命烈士的事迹	20
五、柏杨坡战斗红军战士血染疆场 团总黄树猷阻击长征罪恶滔天	32
六、兴文女红军金珊的情况简介	36
七、天主教在我县的横行与人民的反教斗争	39
八、兴文县解放的前前后后	46
九、罗天详参议长为解放军提供情况 击溃县长军统特务孔学凡	51
十、国民党川南别动队第七纵队—— ——大坝反共救国军的覆灭	57

记“同盟会员赵铁桥的革命功绩”

—— 县政协委员 秦道新

赵铁桥，兴文县古宋区金鹅乡人（原古宋县金鹅池）。名式金，铁桥是其号，参加同盟会后，化名赵猷。幼年在家读书，父教甚严，后至成都入叙州中学，复转自流井王氏私立树人学堂，读体育班。在校参加同盟会。毕业后，积极从事推翻清朝，建立民国的革命工作。

一九〇六年四月十五日，永宁中学堂开学。同盟会员杨庶堪（沧白）、向楚等在同盟会的策动下，有目的地应聘来校教书。以便利用这个条件优越的地区来积蓄革命力量，建立革命基地。铁桥与杨维（铁桥五姐夫）、黄方（铁桥之三姐夫）等跟校内之同盟会员互相联络，结成一气，共同策划革命。

一九〇七年，铁桥、杨维、黄方与井研熊克武，隆昌黄理君等利用铁桥之父赵宅安任金鹅乡团总的身份作掩护。在铁桥家开会、秘密谋划起义，欲据永宁县城起义。由于在兴隆场黄方家制造炸弹，将炸药入瓶不小心发生爆炸，黄理君被炸伤，厅官邓天穗密令严拿，杨庶堪派学生陶子琛送信，得以迅速转移。

永宁起义未实现，铁桥等将受伤之黄理君安顿好医治地点后。随即将炸药和制成的炸弹密运泸州隐蔽，又在泸共同制订起义计划。以泸州为大本营，江安为外援，约期举火为

号。届时，铁桥由嘉定乘小船赶送炸弹，到江安河边，见城中火起、城门紧闭。内外不准相通，知事情败露，即原船东下到泸州，将炸弹交小市邓西霖，稍住几日，得到江安失败详情后才上成都。

适逢慈禧太后寿辰，官吏们将聚会府祝寿。铁桥等拟趁机投弹歼灭他们。秘密泄漏，在青石桥南街的杨维、黄方和分散其它旅店的黎清瀛、王丙章、张治祥、江永成等同时被华阳知县王炎逮捕，时称六君子，铁桥脱险后，四出奔走，积极工作。由张培爵、胡峻（四川高等学堂总理）出面大力营救，六人始免死刑而判处永远监禁。铁桥认为革命必须扩大影响，唤起民众，于是特办《游艺报》，以杨维、黄方在狱中执笔，铁桥在外大力抓好发行、宣传工作。

铁桥见在四川举义多次失败；又因六人都免处死刑，为了革命，就毅然赴北京进一步联络党人共同创设《国光新闻》，使全国各地的革命同志和广大民众，通过《国光新闻》刊载的消息，了解革命的形势，受到鼓舞。正如远在四川的程莹度曾给黄翼说的：“你每寄回的消息，都给我们在省内的同志以很大的鼓励”。后又与任鸿隽、何奎元等在天津法租界共同组织《民意报》。铁桥与汪兆铭、李煜瀛共同主持报社事务，又赁天津俄租界洋房为机关，共同组织“京津同盟会”以具体领导起义。既后刘永言到达，经他介绍，大家就开始大肆宣传民族、民权、民生三大主义，用各种形式鼓吹革命。并将党员分布于天津、北京和保定一带，暗中与清朝新军的将佐通气，组成决死队多人，约好时间，举行起义。

一九一一年九月，清政府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彭家珍（

四川金堂人)从奉天(现辽宁)解送军米、手枪、马匹到天津,铁桥便同黄以镛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,彭家珍经常到《国光新闻社》参加革命活动,被分在“京津同盟会”军事部,为联络南方革命党人支持北方革命,铁桥与彭家珍、黄复生(即黄理君、伤愈后更此名)、罗世勋等四人,被派往上海,彭家珍和黄复生留上海研制炸弹。在研制中用费较大,有人以为彭家珍任意挥霍会金,很不满意。但铁桥不以为然。不久,彭家珍用炸弹炸死反对清帝退位、破坏共和,自请督师南下镇压武昌起义的军咨使良弼,而家珍自己也同时牺牲后。大家才恍然大悟,家珍非为自己,实为革命。由于良弼的被炸死,使得正在参加清隆裕太后召集的御前会议,讨论清帝退位问题久议不决的清皇室大臣们,才慑于革命威力,赶快商榷退位条件。对于铁桥,大家更加敬重,认为铁桥成竹在胸,任人不疑。彭家珍在炸良弼前曾给铁桥和黄以镛一封绝命书,慷慨激昂。英烈之气溢于言表。书载邹鲁编著之《中国国民党史稿》第四篇《刘传》中。

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,清朝皇帝溥仪发表了退位诏书,宣布退位。不久,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,多次以利相诱,欲收买《民意报》作为他的喉舌,均遭到铁桥的坚决拒绝。铁桥主办《民意报》四年,与《上海民国日报》南北遥相呼应,鼓吹推翻清朝统治,建立民国,卓著声誉,袁氏收买的野心始终未能得逞。

一九一三年七月,“二次革命”爆发,袁世凯大肆搜捕党人,查封报馆,镇压革命,铁桥亡命日本,一九一五年十月,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之中华革命党策动的武装反袁斗争全面开展,十一月二日,委铁桥为中华革命党四川支部参议兼

总务科科长。

孙中山领导的一九一五年的护国运动和一九一七年的护法运动，在四川省内，北洋军阀与护国、护法两军战斗激烈。铁桥奉命返川协助军务。四川靖国军各军总司令兼摄军、民两政的熊克武委铁桥为财政处处长兼浚川源银行总理。在熊克武主持下，着手整顿纸币。铁桥清除积弊，竭尽全力。四川自一九一二年后，发行的纸币在市面上流通的共有一千万元。由于滥发纸币，使得四川金融紊乱，通货膨胀，券币形同废纸。经过整顿。从一九一九年一月起到一九二二年一月止，共收毁纸币九百一十二万三千五百五十九元，计收缴浚川源银行券二百九十八万三千零四十八元；中国银行券四百五十一万八千一百八十一元；云南中行券一百六十二万二千三百三十元。

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，为了参加北伐，熊克武带三万之众于九月到达广州。汪精卫、蒋介石为夺取熊的几万人，捏造罪名，囚熊于虎门。铁桥于当时有关人员之间，往来为之表白，多方解释，熊终于得到释放。

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，任铁桥为招商局总办。招商局是清末最早设立的最大轮船航运企业，一八七二年由李鸿章招商筹办。辛亥革命后又成为中国唯一的航务机关。但始终受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排挤。在内又一直为少数人把持，成为私人谋利的场所。铁桥受命后积极进行整顿，作出长远之规划。他严正不阿，认真办事，每一件事差不多都与帝国主义势力和私人利益相冲突。他们对铁桥利诱不行，继之以恐吓。明枪暗箭纷至射来。这些对于铁桥都无济于事。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八时半，铁桥到局办公，刚到门口，外面枪声

忽响，铁桥中弹，他奋力至办公室还大呼捉贼。因伤势过重，医治无效，不幸牺牲。

国民政府虽然侦得暗刺铁桥的重犯几人，但为首的始终没有捕获。只好下令褒恤，拨给治丧费五千元，指定西湖地公葬。

铁桥既遇害，他小学时的老师陈淦（亦金鹅池人），正在招商局作他的秘书，曾有四言《祭赵铁桥文》于八月初二写成。历叙铁桥一身事迹甚详。特别是：“锺期既死，伯牙绝琴”句，师友之深情厚谊跃然纸上，长宁黄斗寅先生评云：

“对铁桥事实记得至多，说得透，好，好；文不加点也。”

一九八六年十月

红军长征过建武

——刘 咏

1935年2月7日，是夏历乙亥年正月初三，天气阴。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支主力，长征路过建武。虽然驻军只仅仅三天两夜，为时甚短，但她雄壮而威武的队伍，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；她严明而友爱的军纪，至今还传颂在广大群众之中。

一、三个奇怪的乞丐

旧社会，乞丐多，不足为怪。但1935年的正月初一，建武街头出现的三个乞丐，却引起了孩子们的浓烈兴趣和大人们的极大猜疑，都感到很奇怪，怪就怪在他们：口音南腔北调不象当地人；手脚都健壮并无残疾，却要行乞；既行乞却又不要钱，不要饭，只要一点粑粑面；更主要的是他们行乞的方式是建武人民从来未见过的，所以引得一群孩子追着他们看。

这三个“乞丐”都头戴旧毡帽，一个三十来岁的壮汉，手执竹鞭。另两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背上各背个用纸糊了的鹿米大箬箕，纸上画个大乌龟壳，他们主要向大富人家乞讨。到了财主门口，两个“乌龟”便趴下。拿竹鞭的汉子，操着外省口音唱道：“新年到、乌龟叫，老板今年喜事到。穷人今年要翻梢。大龟儿叫，小龟儿叫，都给老板把喜报”。于是，大龟叫：“呱呱呱！”小龟接住叫：“唧唧唧！”主人

家也就送点粑粑面，让他们走另一家。他们走到那里，一群看热闹的孩子便追到那里，跟着念到那里。

但到了正街“客光寓”却发生了口角，原来栈房老板张客光忌讳多，认为这种乌龟叫是不吉利的，便很“犯眼儿”这张客光四十来岁，在外“吃过粮”（当过兵），还当过连长，镶着几颗金牙，性情暴躁，一见“乌龟”来到他客栈门口，不但不打发财物，立刻要把他们赶走，壮汉和“乌龟”不服，说“乌龟叫，喜事到，好意向老板恭贺新年，不该赶我们！”又喊：“大龟儿叫，小龟儿叫！”于是，大龟小龟更高叫“呱呱呱、唧唧唧！”

这下更激怒了张客光，只见他提条板凳，冲出大门，便要向“龟壳”上砸。壮汉也不示弱，伸手夺过板凳，搁到一边，说“道喜不拿钱便罢，怎么横行霸道，出手打人？”张客光自知理亏，何况明知打不过他们，在围观人们的劝说下，只好悻悻地走了，三条汉子也怒冲冲地走了。

建武群众照例象往年一样吃粑吃酒，请客过年，谁也没有想到这三条好汉，就是红军万里长征的“触角”——先锋侦察员！

二、一席三惊

当年的建武山区，交通闭塞，活象个密封而走气的罐头。1935年正月初三这天，上午十时许，我随父亲到一位长辈家去拜年。那时我还不到九岁，虽是小辈尤其是孩子，但也算客人。因此，也就陪着大人们享受丰盛的“三迭水”席了——先吃茶点，主要是自制的糖食和猪儿粑，然后摆酒，最后吃饭。

记得那天的“三迭水”，刚进行摆酒，我们孩子已吃饱

猪儿耙又滴酒不沾，只好吃下酒菜听大人们摆龙门阵。

坐上位的是我伯父刘绍谟，他是乡里见多识广的饱学先生，正打开一张《大公报》忙吃惊地说：“啊！红军已到贵州境内了”。在座的人大吃一惊——因为国民党把红军说成是杀人放火的匪徒，老百姓又没见过红军，所以都害怕”。有人忙问：“隔这里多远？”大伯说：“大约千多里”，主人忙说：“不关事，打空手也够他走半个月，何况他也不定到这里来！”说着又拿起筷子在众人面前绕了个圈说“请！拈点菜来佐酒，压压惊！”于是大家渐渐恢复平静，拈菜下酒摆龙门阵。

酒过一巡，主人家的一佣人慌慌张张地跑来说：“街上传说‘红军来到金鹅池了！’，”正摆得起劲的龙门阵一下打断了。主人忙问“金鹅池有多远？”大伯说：“金鹅池是永宁（叙永）管的，有一天的路程”。主人缓了一口气说：还不要紧，吃完饭再说。”又举起筷子在空中绕圈儿，要大家请菜下酒，大家都无心喝酒了。都说“吃饭算了，不必再喝酒，说不定一顿饭没吃完，红军就到兴文地界了！”于是，撤盘端饭。

还未上菜吃饭，我的么叔跑进门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袁乡长得信说红军已到炭厂了！”炭厂就是仙峰场，大家都明白，离建武不过半天路。何况步行传信还要耽搁时间。因此，举桌皆惊，尽皆不辞而散，顾不得吃饭了！

三、红军到建武

跨出刘家大门，便见满街居民惊惊惶惶，吵吵，嚷嚷，有的甚至已背了一背兜的“宝贝家当”开始逃跑，其实他们背的东西，在今天看来，只不过是些送人都不要的旧蓝麻布

罩子，破被条，青布鞋，洋纱袜子之类的破烂货。然而那时穿一尺二宽的窄幅台正蓝布长衫的人已是体面的了。他们害怕红军把这些破烂货抢来背起去长征，也可见反动宣传毒害之深了。

我见街旁有一堆人在东张西望指点，我想一定是看到了什么重要情况，也挤了进去；啊，原来五里分的铁锁桥坡上，前不见头，后不见尾的长龙般的红军队伍，向建武开来了！

有个上年纪的说：“真是神速，说来就到了！只隔五里远，这回跑得了！”说完反身就走，大伙也一下散开，准备逃走，哪知，刚到街上，红军的先锋队已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过来了。他们头戴钢盔，穿着灰军装，十字背着子弹袋和米通袋，扛着步枪，有十来个还提着手枪，枪把上都系了一段一尺来长的红绦子。象火苗般地跳动着，他们登登登地走过来了。

这一队大约一百多人，有两人在前面引路的好眼熟，啊，正时大年初一当“乌鱼”的。小跑的冲向“客光寓”，那张客光早有思想准备，一见来势凶猛，赶紧从二丈来高的后楼上跳下，爬过菜园的墙逃掉了。

红军先锋队从我们面前走过时，大伙儿都木呆呆地看着，既没有鼓掌，更未欢呼，但红军战士们都是很和善的，并不象国民党宣传的那么可怕。

红军分几路分别穿过东街、北街、正街和南街，占领了后山玉屏墩和左右炮台等制高点才驻扎下来，这时满城都是红军了。

当红军刚到东门时，东街上的居民也有提了鞭炮去欢迎